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杜鵬程專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杜鹏程专集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十月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鹃程、何为、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作家传略

(二)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三)评介文章选辑

(四)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专集由福建师大中文系陈纾、余水清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协作会议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一、杜鹏程传略

陈 纤 余水清整理 (1)

二、杜鹏程的生活与创作

战斗生活怎样检验我的心灵 杜鹏程 (20)

《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

——重印后记

杜鹏程 (27)

杜鹏程谈《保卫延安》的创作

陈 纤 余水清整理 (41)

《在和平的日子里》初版后记 杜鹏程 (57)

《在和平的日子里》再版后记 杜鹏程 (60)

《年青的朋友》后记 杜鹏程 (61)

《速写集》后记 杜鹏程 (63)

《光辉的里程》重印后记 杜鹏程 (64)

漫谈深入群众 杜鹏程 (67)

从作品的“诗意”谈起 杜鹏程 (76)

三、评介文章选辑

茅盾评杜鹏程的风格 茅盾 (83)

论杜鹏程的创作 思基 (84)

论杜鹏程的小说 曾华鹏 潘旭澜 (115)

《保卫延安》是怎样写成的 魏钢焰 (131)

《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	齐鸣	(139)
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	冯雪峰	(150)
《保卫延安》——解放战争的史诗	北大中文系四年级《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学史》编委会	(178)
披荆斩棘 功业永垂		
——谈《保卫延安》中彭总的光辉形象	孙钦华	(184)
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李诚	戈多	(193)
钢铁战士周大勇	毛宪文	(197)
《保卫延安》的艺术特色	胡采	(204)
《保卫延安》——人民战争的一曲颂歌	宁干	(217)
《保卫延安》重见天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 召开座谈会为《保卫延安》及其作者平反	谷方	(224)
一本具有革命风格的作品		
——读《在和平的日子里》	冯牧	(234)
序《在和平的日子里》	胡采	(241)
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前进的人们		
——评《在和平的日子里》	罗荪	(259)
关于梁建形象等问题的不同意见摘编	陈纭整理	(274)
《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新版本	杨帆	(281)

结结实实的英雄形象

——学习杜鹏程短篇小说的几则笔记

王愿坚 (283)

论杜鹏程短篇小说的人物创造

曾华鹏 潘旭澜 (293)

茅盾评《平常的女人》等短篇小说

茅盾 (302)

谈《夜走灵官峡》中的人物

肖笛 (306)

读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

东小折 (311)

支撑祖国万里江山的钢筋铁梁

——读短篇小说《延安人》 古远清 (315)

豪迈悲壮的英雄颂歌

——读杜鹏程《历史的脚步声》

白描 (322)

四、作者著作目录及评介文章目录索引

(331)

一、杜鹏程传略

(本人口述)

陈纾 余水清整理

我是一九二一年古历三月廿八日出生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杜鹏程。人民，养育了我；党手把手教我成人。我能够成为党和人民自己的作家，是我的无尚光荣。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诞辰即将来临之际的日子里，回顾一下我所走过的平凡的道路，我想是不无益处的。

苦 难 的 童 年

我的老家是陕西韩城县苏村。说起来真是悲哀，司马迁的村庄距我们这个村庄只有几里路，距我们村庄十五里便是司马迁庙。这座建筑庄严而清雅，有庙宇，有塑像，有坟墓。每年古历四月八那里逢会，男女老少络绎不绝，除了趴下磕头，便把坟墓上长的柏树枝折下一点，男的插在衣扣上，女的插到头发上，据说这样的人就聪明，而且吉祥如意。尽管我磕过好几次头，折过好几回柏树枝，可是从我往上数三代，我家没有读书识字的——我算唯一的识几个字的人。这是旧时代贫苦农民的共同命运。我生在一个世代贫农的家庭里。我比一般穷人孩子更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三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母亲——杜赵氏，旧社会这里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像我母亲娘家姓赵，嫁给杜家，那么就叫杜赵氏。她

廿来岁守寡，唯一的至亲就是我这根“独苗”。旧中国封建“四权”象四根绳索套在妇女的脖子上，她们处在压迫的最底层，而寡妇的命运尤为悲惨——你带上个幼小的孩子，无依无靠，谁都可以凌辱你，谁都可以找个借口把你象头牲口一样拍卖掉。我母亲是个一字不识的普通妇女，但是悲苦的命运却是很典型的，剥削、灾荒、饥饿、痛苦摧残着她，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总是顽强地活下来，而且很能干，求生能力很强。父亲死后若干年，几个伯伯叔叔和其他亲人都相继去世。我母亲一手埋葬掉许多亲人。我的一个叔伯哥，无法生活，只好逃奔外乡去卖苦力。母亲收留与抚养了三个堂姐妹，还千方百计送我上私塾。这样，我们所有的几间破屋和两三亩田地都变卖一空了。一个寡妇要变卖你仅有的一点房屋和土地，就有许多人出来干涉，常常是要打破头的，这种可悲而又可耻的场面，我不止一次见过。

一九二九年，也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一场大旱从天而降。穷苦人遇到灾荒，就象百草遇到严霜一样，哪有抵抗的能力？据有关记载，当时陕西人口九百万，饿死、病死和逃奔他乡的竟有二百多万，占四分之一。真是饿殍遍野，哀声动地。甚至连害瘟疫而死的尸体都有人吃。那人吃人的惨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母亲只好忍痛把三个堂姐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有的是解放后才找到），把我送进基督教办的孤儿院以求活命。那孤儿院名义上是“慈善事业”，实际上是“活地狱”。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打着拯救穷人的幌子，到处贴广告募捐，结果都饱了自己的私囊。孤儿院一天吃三餐发了霉的小米稀汤，睡在木板的阁楼上。有的小伙伴死了好多天，还没有抬

去掩埋。我就和这些死去的小孩挤在一块儿睡觉。这一切，在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心灵留下了什么，是不难想象的。我们那帮穷人的孩子，在那里实际上是当童工，替牧师扫地、挑水、干杂活、读圣经、祷告。后来，旱情解除，孤儿院随即解散。因背诵圣经背诵得快，就推荐我又进了教会学校念书。这一段生活对我影响很大，我向往不知在什么地方“耶路沙冷”，真诚地相信穷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出路。一个十岁的孩子，真诚地跪在那里祷告，流着眼泪向上帝忏悔自己在人间犯的“罪恶”。我把有病的母亲扶去听牧师传道，以表示我皈依上帝的诚心。可是有一件事，使我真诚的信仰破灭了。牧师布道时活神活现讲过，基督站在某一个山峰上，他的信徒跪在旷野里，基督动情地向天父祷告之后，大家立刻便有丰足的食物了。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母亲有病在身，又好几天没有吃饭。我就跪在炕下，象牧师说的那样祷告，祷告完就去看面缸。一遍又遍地祷告，一遍又一遍地看面缸，始终没有见到奇迹出现。“饥饿比上帝更有力量”。从此我和上帝绝交，在世界上去寻找别的道路了。十一岁那年，母亲又把我送去上私塾，上了一年多，“四书”还没念完，家庭生活实在难以维持，母亲只好送我到县城一家店馆去当学徒。在旧社会，一个寡妇，挑着这样的生活重担，着实不容易啊！

每当回想起苦难的童年，就仿佛又见到母亲的身影。记得我参加革命好几年以后，她曾跋山涉水到陕北来看望我。可惜，战事频仍，处在转战奔忙中的我，根本无法照料她。她在敌人追逐中，跟上机关家属队，辗转跋涉，几经危难，多次濒临死亡。后来她从陕北逃到晋西北，又从晋西北穿过吕梁山，奔波数千里，在一九四八年我的家乡解放时，她只

得又返回老家，在孤寂中打发日子。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多方照顾她，使她得到温暖。一九四九年底，我随部队进军至帕米尔高原。五〇年底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马上请假回家。我搭乘当时西北绝无仅有的一架军用飞机到了西安，尔后在严寒与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踏上了阔别十几年的故土。到了家门口，看见积雪有半尺多厚，不见足迹，也无炊烟，立即一股寒流袭遍全身，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果然，推门一看，我母亲已僵卧在炕上！炕上，是半片破席，陪伴她的是一个破瓦罐，里面完完整整地放着我历年来在战场上给她写的信。她重病在床，弥留之际所耿耿于怀的就是她唯一的儿子啊！但是，她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呼唤声了！我抱着她瘦骨嶙嶙的身躯，恸哭失声，往事幕幕如在眼前。我从苦难的童年，回想到母亲的一生。她的一生，是旧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她茹苦含辛好不容易盼来了新社会，可是病魔却无情地夺去了她的生命与希望，这怎不叫我悲痛万分！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日子里，我永远忘不了她。在写作《保卫延安》和其它作品的时候，我眼前总是闪现着她的面容，再现那浸透母亲和中国人民血和泪的陕北大地，热泪禁不住潸潸而下，滴落在稿纸上。我的童年和周大勇他们一样，我们都是背负阶级苦难投身革命的。我在周大勇他们的形象中熔铸了自己的血和泪，熔铸了自己的向往和追求，我的心和他们息息相通。这也正是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感情的根本原因吧！

走 向 生 活

十二岁我到韩城县城去当学徒，这是我独立走向生活的

开端。韩城在黄河边上。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它孕育着中国的古老文明，抚育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多少有志之士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幸福和彻底解放在这里战斗、献身。我从这里走上了生活的征程，这种环境对我不能没有影响。我的生活逼着我要找寻出路，逼着我要努力学习——这一切又使我易于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我当学徒的店铺对面有一家书店，对我很有诱惑力。我小时在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所以浅的古文书籍多少可以似懂非懂地看一些，我几乎把书店中那些流行一时的中国民间小说诸如三国、水浒、剑侠小说全囫圇吞枣地看过一遍。这时，对人生自然发生了种种疑问。我问老板：学徒当完做什么？老板的解答是学徒满师可以当店员，将来可以分股金，如果一辈子干下去也许可以当老板。竟是这样的一条路，我厌恶透了！

当学徒不给分文工资，所以还是难以维持生计——贫病交加的母亲，还等待我养活。于是我离开店铺，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又到离家二三十里路的一个乡村学校半工半读。这里除了供饭吃，还发一元五角工资，而一元钱就可以买一斗粮食，母亲不至于饿饭了。这是名符其实的半工半读，没有多少事儿，我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有疑难也可以问老师们。这三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可以说是人生的启蒙时期。除了个别人之外，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旧社会都深为不满。而且这个学校中有些老师思想进步，有的还是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向我们讲述近百年来中国的屈辱史，反抗史，并经常介绍新文学，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我在老师的启发和帮助下，接触了左联和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象巴金的《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哭

诉》等许多作品都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社会中苦闷彷徨的青年，他们都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在寻找前进的方向，有的走向了革命。虽然，对于革命前途，他们还不是那样明确，但无论如何都给象他们一样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我和广大青年，心里放了一把火，那就是对旧世界的愤怒的火。

那个时候，陕北红军特别是刘志丹的部队特别活跃。有几次，他们的部队进了村镇，学校中不少人由于不理解而跑走了，留下我看守学校。我亲眼看到了红军，看到了他们与贫苦农民的接触，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红军神奇的传说，开始了解他们。后来，地下党员老师给我们说，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又给我讲中华民族的出路以及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潮流影响下，开始接受了爱国思想和对革命的向往，并联系童年的非人生活，懂得自己所受的苦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带来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已十六岁。共产党员老师在学校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我参加了这个组织，还当了一名队长，成天到农村搞抗日救亡活动。爱国主义的火是那样炽烈地在青年心里燃烧，这使我终生难忘。此时，在党、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我进一步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明确了一些革命道理。在党员教师创办下，韩城成立了一个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的“少年书报社”，参加的都是一些受党影响的青少年，属义务性质，只给饭吃，不发工资。共产党员老师也介绍我到那里当送报的工友。这里整个房子里都是马列主义和其它进步书籍。我们整天就是卖书、读书。我还阅读了《共产党

宣言》等许多书籍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初步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旧世界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将在全球胜利的革命道理。此外，我还看了一些列宁、斯大林、鲁迅、邹韬奋等人的著作。

日寇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造成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奋起反抗，还是当亡国奴，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最尖锐的问题。那是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中国人民在怒吼、觉醒、反抗。只要有谁唱起：“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许多人就禁不住痛哭流涕、义愤填膺。要抗日，宁愿流血牺牲，也不当亡国奴，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最强烈最普遍的心声。记得当时爱国抗日宣传遍及穷乡僻壤。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在我们的乡村到处流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通告就贴在我们书店对面。前面说过，那时我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已经懂得一点革命道理，因此，望着延安的招生广告，我的心总无法平静下来，阶级仇恨烈火在我的心中燃烧，抗日救亡的热血在我胸中沸腾。我这穷人的孩子，除了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决心既已下定，高山大海不可挡。在一个共产党员老师的介绍下，一九三八年夏初，我和一个同学一道，终于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母亲含着热泪，给我四块钱，送我上路。我们跟一个经常到延安一带卖棉花的老乡在大山和森林里走了整整七天，有时一天才吃一顿饭——这是一片十分荒凉而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不管怎样苦，我终于到了延安，投入到党的怀抱，投入了伟大的母亲的怀抱。

在延安的怀抱里

一九三八年，在我个人生活历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真正的生命从此开始了！望着巍巍的宝塔山、滚滚的延河水，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表达的。

刚到延安，被分配到八路军随营学校念书。它是“抗大”分校，其中许多是来自全国的十几岁和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我们都穿上八路军的灰军装。学校就设在农村里，条件很艰苦，住在破土窑，学习场地在老乡的磨坊里。但对我这个从幼年起就不知幸福是何物的孩子来说，不需要什么适应的过程。学习、站岗放哨、参加军事训练，紧张而艰苦的军事生活，每时每刻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精神特别地愉快和充实。不久，把我们年纪小的同学挑出来一批，送到培养地方干部的鲁迅师范学校学习，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底。结业后，组织上派我到陕甘宁边区距延安一百八十里的延川县农村参加实际工作。

那时青年都向往着到前方去打仗，因此我到了人烟稀少的山区，思想有些波动。当我走进一个贫穷的小山村时，心里就发凉：难道这就是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我生平工作的起点就在这里？如果让我在这呆上三年五载甚至一辈子怎么办呢？我正在东张西望时，老乡们来了。他们热情地告诉我，这个村子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东征时住过，群众上冬学、夜校的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我当时除了惊讶，并没有理解它们的深刻含意，也并不理解给我说这些话的普通农民，有着多么光辉的历史和巨大的贡献。我在农村什么都

干，给农民讲抗日战争的情况，教农民的娃娃识字，给他们写信、算帐，帮助乡长办理乡政府种种工作，开路条、扩兵、征粮、收军鞋、开荒种地……。但因为缺乏工作经验，因此别的东西懂得很少。也就是说，并没有象主席教导的那样，去调查、研究、分析和理解丰富的现实生活。一九四二年我调回延安，上延安大学，参加大生产运动；还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把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我后悔自己置身于广大群众之中时向群众请教的次数太少，后悔自己虽投身于伟大的群众运动，但并不深刻理解它。但不管怎样，我感到乡下那三四年实际工作锻炼还是有很大好处的。我工作的这一带，是个老苏区，有很多人当了红军，参加了八路军；有很多烈士，有的一家就有三、四个人为革命牺牲。我和他们相处多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生活语言等等，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假如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也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的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也深受陕北人民的影响。

这时，能找到能借到的文学作品，还在努力读。但是，我的兴趣还不在于文学上，而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热衷。我现在还保留着这种对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热烈的爱好，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延安的学习风气很浓，有的人把别人的《英汉辞典》借来从头到尾抄下来。当时《巴尔扎克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罗亭》等许多手抄本，我见过不少。各地来的人凑了不少书，办了个“鲁迅图书馆”。范文澜同志把所有的存书都捐献出来了，好象是交给马列学院的图书馆。在延安大学学习期间，我算是

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学习了一些理论知识，努力学习了一阵子英语；并进一步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作品。这些书使我开阔了思想境界，增加了知识，提高了认识。

一九四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我调到延安的一个工厂当基层干部。厂里有很多红军老干部、红军老战士，特别是经过长征的女同志，有很多人就在我们那里。党中央对这些现在虽然是工人但将来要肩负重任的老红军、老八路军战士的学习很重视，厂里又是办墙报、又是学文化、又是学政治理论课，我就干着这行工作。和这些人长期共同生活，对我影响很大，了解了很多革命故事。由于生活较安定，条件也比乡下好，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多读了一些书，再加上通过延安的伟大的整风运动，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所以能比在农村有意识地观察人，作调查研究，并写些笔记材料——我给那些红军老战士和八路军老战士，几乎每人都写了个小传，作为自己学习用。这样，我的兴趣就逐渐从社会科学转到文学方面来，萌发了终身搞文艺创作的念头。我抓紧点滴时间阅读文学名著，如《红楼梦》以及高尔基的作品和苏联革命文学作品等。另方面则开始练笔：一种是写一些散文，短篇小说，一篇又一篇抄在自己订的本子上，还给工人编了很多秧歌剧，另外就是向当时延安出版的报刊上投稿，写些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一类东西。记得我曾写过一个边区著名的女劳动模范报告文学的稿子，《解放日报》登过。我在这个工厂前后三年多，各方面提高较快。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